

文献研究

《本草纲目》图版考察

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 谢宗万

一、对图版进行考察的意义和目的

研究本草和从本草中挖掘前人用药经验,对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。而搞清本草药物基原又是正确继承前人用药经验的前提。在考证本草药物基原的工作中,本草药图的考察,一般能起辅佐参考作用,尤其是当文字表达不完备时,则药图就具有关键性的作用。宋代苏颂《本草图经》序云:“昔唐永徽中,删定本草之外,复有图经,相辅而行,图以载其形色,经以释其同异,而明皇御制,又有天宝单方药图,皆所以叙物真滥,使人易知,原处方,有所依据。”清代黄宫绣《本草求真》药图(乾隆本)之首记曰:“邇方异物,按图可索。”即古人认为药图可以帮助辨药真伪和有“按图索骥”之功。显然,附有药图的本草,较之没有附图而只有文字描述的本草,对药物品种考证的结果来说,能起到帮助分析使之具有更高的精确性。被誉为东方医药学巨典和“中国古代百科全书”的《本草纲目》就是最为典型的例证。自李时珍的这部巨著问世以来,在国内外先后刻印过几十个不同的版本,但就附图之异同而言,大抵可以归纳为三个不同系统的图版。概言之,即金陵胡承龙刊本系统(简称金陵本,包括与之基本相似的江西本、湖北本、人卫校点本等)、武林钱衙本系统(钱蔚起重订刊本,简称钱本,包括后来的吴鹤昌太和堂本、四库全书本等)及合肥张绍棠味古斋本系统(简称张本,包括商务排印本及人卫影印本等)。这三个不同系统,金陵本附图为二卷,钱本和张本附图均各为三卷;金陵本附图为原版正本,钱本附图是第一次的改版,张本附图则为第二次的大改动和大换图。在每一次的改动和换图中,都有不少实质性的改变。究竟改变了哪些?是否文图一致?是否符合明代用药品种?是改错了还是改对了?这些问题都必须搞清楚。这就是我们要对《本草纲目》不同图版进行考察和探讨的目的所在。

二、对三种不同系统图版的比较

(一)图版的变化对所绘药物品种影响的分析:为了探讨《本草纲目》图版由于两次改绘或换图所带来的影响究竟有多大,作者仅就植物药方面(738图)逐图

加以比较。根据改绘药图的不同程度,分别情况,统计如下(括弧内数字为占植物药图总数的百分数):

1. 钱本与张本对金陵本原图仅略加润饰,在品种上仍基本保持与金陵本一致性的有人参、苍术、延胡索、茵陈、白附子、曼陀罗花等55图(占7.45%)。

2. 钱本承袭金陵本,药图基本一致,而张本则全部换图或作了较大的改动,但品种仍然未变的有沙参、地榆、丹参、芫花、五味子、百部、防己等75图(占10.16%)。

3. 钱本首先对金陵本作了较大的改动或全盘改绘,而张本则承袭钱本,但三种图版品种仍基本一致的有甘草、黄芪、桔梗、黄精、黄连、黄芩、龙胆等235图(占31.84%)。

4. 三种图版神态表现全然不同,但所描绘品种仍然基本一致的有狗脊、紫草、白及、当归、地黄、大黄、天门冬等214图(占29%)。

5. 三种图版,图形各异,同一药物,由药图反映出来的品种各不相同的有仙茅、玄参、三七、白薇、芎藭、麻芩、京三棱、赤车使者、假苏荆芥、菴苘、丽春草、大蓟、败酱、地蜈蚣、见肿消、羊桃、千岁藁、紫背金盘、乌韭、芥心草、蔓菁、邪蒿、马芹、繁缕、黄瓜菜、生瓜菜、翘摇、无漏子、崖椒、胡桐泪、南烛等共30图(占4.07%)。

6. 钱本基本上继承金陵本图版,惟有张本换图,致使同一药物品种与金陵本不同的有王孙、积雪草、水苏、白蒿、马先蒿、旋覆花、续断、飞廉、囊荷、葶苈、毛蓼、火炭母草、虎杖、苈草、谷精草、攀倒甌、莨菪子、常山蜀漆、藜芦、虎掌天南星、由跋、莽草、钩吻、菟丝子、覆盆子、悬钩子、白牵牛、草薢、黄药子、解毒子、威灵仙、通草、赤地利、紫葛、南藤、清风藤、石菖蒲、莼、地锦、马勃、葛头回、亚麻子、蒟蒻、罗勒、鸡肠、水苦苣、鹿藿、壶芦、檳榔、椒、蔓椒、毕澄茄、吴茱萸、食茱萸、桑寄生等共55图(占7.45%)。

7. 钱本将金陵本图版作了本质上的改变,张本又承袭钱本之图,钱、张二本基本一致,但与金陵本品

种显然不同的有芥苳、知母、列当、白头翁、秦艽、辟虺雷、锦地罗、紫金牛、拳参、铁线草、蜘蛛香、白芷香、杜若、草豆蔻、排草香、藿香、薰草、零陵香、泽兰、兰花、蜀羊泉、金盏草、荻草、地杨梅、天仙藤、藤黄(金陵本无图)、金梭藤、水萍、水藻海藻、紫堇、盐肤子、桂、樟、怀香、阿魏、芦荟、厚朴、水杨、苏枋木、乌桕木、花榈木、杨护、石楠、紫荆、大空等共44图(占5.96%)。

8. 钱本将金陵本图版作了本质上的改绘, 张本对金陵本图版虽然也有改动, 但药图品种与金陵本同而与钱本异者有远志、白前、蛇床、藁本、千年艾、藜草、夏枯草、牵牛子、旋花、营实、葛根、女娄、马齿苋、萵苣、蒲公英、翻白草、蕨、薇、灰藟、枸橘、酸枣等共21图(占2.85%)。

9. 三种版本, 图形各异, 但同一药物在品种上钱本表达的与金陵本保持一致性的有贯众、徐长卿、黄环、鹅抱等共4图(占0.54%)。

(二) 几种改图情况的例证:

1. 金陵本正确, 钱本妄改的有:

(1) 枸橘 金陵本附图示灌木, 绘出了三出复叶的特征, 而且叶柄处绘有明显的翼状翅, 连同几个球形的果实, 从朴实的图上能够看得出它是芸香科植物枸橘 *Poncirus trifoliata* (L.) Raf.。但钱本由灌木改绘为小乔木, 叶密集, 根本看不出三出复叶的特征, 如此改动, 显然失真。张本则抄《植物名实图考》之图, 但品种无误。

(2) 酸枣 金陵本图虽简陋, 但仍画出茎枝有刺的特征, 可以看得出它是鼠李科植物酸枣。《本草纲目》附方中用酸枣仁汤治虚烦不眠, 当指此酸枣而言。钱本则改绘成乔木, 单数羽状复叶, 茎枝无刺, 从图形看来, 很像漆树科的南酸枣 *Choerospondias axillaris* (Roxb.) Burt et Hill, 本品浙江有产, 钱本很可能是根据南方酸枣写生而得。张本则是参考了《植物名实图考》的酸枣略加修饰, 但品种无误。

(3) 营实 即野蔷薇, 李时珍释名谓: “其子成簇而生, 如营星然, 故谓之营实。”金陵本附图花序多花, 显然为蔷薇科多花蔷薇 *Rosa multiflora* Thunb., 而钱本则花少而大, 不像野蔷薇, 可能为家栽品, 与营实同属不同种。

(4) 假苏荆芥 金陵本附图其叶细裂, 裂片条形, 相当于唇形科荆芥 *Schizonepeta tenuifolia* Briq., 与李时珍所说“方茎细叶, 似独帚叶而狭小”者相吻合。而钱本对之作全部改绘, 改绘后的荆芥, 叶为卵形, 而且多数绘成互生, 少数对生, 显然是错误。

(5) 蒲公英 金陵本附图相当于今菊科蒲公英属 *Taraxacum* 植物, 是正确的。但钱本图与此完全不同, 花茎上生有数叶, 茎顶生有三个头状花序, 绝非蒲公英属, 可能是当时的伪品。

(6) 蕨 李时珍曰: “蕨处处山中有之, 二三月生芽, 拳曲状如小儿拳, 长则展开如凤尾……”。其所言即今之蕨类凤尾蕨科植物蕨 *Pteridium aquilinum* (L.) Kuhn var. *latiusculum* (Desv.) Underw.。金陵本附图, 叶亦如凤尾状, 基本符合。但钱本则错绘为双子叶的菊科植物, 其头状花序甚为明显。这种错误是怎样形成的, 很难理解。

(7) 薄荷 金陵本附图叶椭圆形对生, 符合薄荷的基本特征, 但钱本将叶改绘为互生及轮生, 那就连唇形科植物都不是了。显然不是根据实物, 而是主观妄改。

(8) 知母 金陵本花序穗状, 图虽粗糙, 但可理解与药用知母的特征一致, 而钱本错改为伞形花序。

2. 金陵本有错, 钱本改正的有:

(1) 蜡梅 金陵本附图花叶同时开放, 且绘成顶生聚伞花序, 显然是错误。钱本对此作了修改, 枝条上全是花和花蕾, 花被多层, 形态逼真。

(2) 紫荆 为春季先开花、后生叶的植物。金陵本将叶绘成椭圆形, 好像三出复叶, 兼有单叶互生, 且于枝梢绘有密集的小花, 很难理解是什么植物。钱本对此加以改正。花多朵簇生于老枝上, 花枝上无叶, 另外单独绘有一枝生有数叶, 叶卵形。这样处理, 合情合理, 一看便知是豆科植物紫荆 *Cercis chinensis* Bunge 无疑。

(3) 紫堇 金陵本图较粗糙, 叶形绘成羽状复叶, 小叶卵形, 花为伞形花序。而钱本在叶形上绘出了紫堇属 *Corydalis* 植物的特征, 这一点较金陵本有所改进。

(4) 秦艽 金陵本附图较粗糙, 很难看出其为何种植物, 而钱本则仿绘《证类本草》秦艽图, 根粗壮, 拧若麻花状, 叶形如车前, 基生叶作莲座状, 重点地突出了龙胆科正品秦艽的特点。

(5) 无漏子 又名波斯枣, 即伊拉克枣。本品为高大乔木, 在叶形方面, 钱本对金陵本作了较大的修改, 羽状复叶较为明显, 这种修改, 基本是正确的。

3. 张本换图, 改变品种的有:

(1) 威灵仙 金陵本威灵仙图叶轮生, 相当于玄参科植物草本威灵仙 *Veronicastrum sibiricum* (L.) Pennell, 而张本威灵仙, 仿自《植物名实图考》, 画的是毛茛科铁线莲属 *Clematis* 植物。

(2) 葶苈 金陵本葶苈图,似为十字花科独行菜属 *Lepidium* 植物,而张本葶苈则仿自《植物名实图考》,显然画的是蔊菜 *Rorippa* 属植物。

(3) 贯众 金陵本贯众图似为乌毛蕨科狗脊贯众 *Woodwardia japonica* (L. f.) Sweet,而张本贯众图则仿自《植物名实图考》,显然为鳞毛蕨科贯众 *Cyrtomium fortunei* J. Smith,后者非中药商品贯众,在四川民间叫昏鸡头,作草药用。

(4) 积雪草 金陵本附图叶卵形对生,为唇形科植物,就其释名连钱草来考虑,很可能指的是活血丹 *Glechoma longituba* (Nakai) Kupr.。但张本积雪草有二图,全部引自《植物名实图考》,均为伞形科植物,就图观之,一似马蹄草 *Centella asiatica* (L.) Urb.,一似天胡荽或破铜钱。

(5) 常山 从金陵本对常山所绘之图可以看出系虎耳草科常山 *Dichroa febrifuga* Lour.,再从《本草纲目》说它有催吐作用来反证,亦相符合。而张本所附常山图,则系从《植物名实图考》之图转引而来。《图考》绘有两枝,张本仅转引右方的一枝,由其枝、叶形态看来,甚似马鞭草科牡荆属 *Vitex* 植物,黄荆或牡荆。按此属植物之根在江西、湖北等省民间亦混称常山或土常山,也作截疟之用,是常山混淆品种之一。

4. 金陵本原图粗糙或有错,张本改正的有:

(1) 三七 《本草纲目》记载的三七,应是五加科三七,并同时述及“叶似菊艾”、“夏秋开黄花”的菊科土三七。但金陵本三七图比较粗糙,特征不明,难以从图上考证其种类。钱本所绘之三七图,花序头状,显然为菊科土三七,张本所绘,花序伞形,确系五加科正品三七,但系从《植物名实图考》转引而来。

(2) 丹参 金陵本附图把羽状复叶错绘成五小叶的掌状复叶,把对生叶错绘成互生状,花序也画得比较粗糙。张本则参考《植物名实图考》之图加以修改,能明确说明是唇形科鼠尾草属 *Salvia* 的丹参类型。

(3) 谷精草 李时珍云:“此草收谷后,荒田中生之,江湖南北多有。一科丛生,叶似嫩谷秧。抽细茎,高四五寸。茎头有小白花,点点如乱星……”。所言为谷精草科谷精草属 *Eriocaulon* 植物。但金陵本之图所绘茎有节,并作“之”字形屈曲,此图有误。而张本则作了正确的修改。

(4) 桔梗 金陵本附图将四叶轮生之状错绘成复叶形状。张本予以纠正,形态逼真。

(三) 关于图序的变更:三种图版的图序基本一致,惟钱本对菜部的图序局部有所改变。

(四) 关于附图药名的改变:如金陵本“草蒿”图内旁注“青蒿”二字,而张本直接将“草蒿”之名改为“青蒿”。又如金陵本图“薰草零陵香”,张本则标名为“薰草零陵香”。

(五) 关于图内注字的改变:如苦瓜,金陵本在图内右上角注有“癞葡萄”三字,钱本则在图内左上角注加“癞葡萄”,在右上角注加“癞萝卜”三字,而张本则仿钱本之图,但反在右上角注加“癞葡萄”三字,将“葡”字改为“蒲”字。

(六) 关于图数的变更:金陵本总共收图 1109 幅(藤黄有名无图),钱本总共收图 1110 幅(增加藤黄图一幅),张本总共收图 1122 幅(比钱本增加药图 12 幅,计药 17 种,如回回苏、石芥宁、滇钩吻、土三七等)。

三、几点粗浅的看法

一、通过几种不同版本的考察,可以认为金陵本《本草纲目》是所有不同版本中最有价值的版本。

1. 历史价值 金陵本《本草纲目》是明代初版,迄今已近 390 年,目前所知流传于国外者五部(日本三部,美国一部,东德一部?),国内仅存有二部,不言而喻,无疑是我国图书中最为珍贵的善本书之一。

2. 学术价值 金陵本附图虽然比较粗糙,由于它是第一手的学术资料,尽管曾在某些药图上也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,但比较来说,仍然最能体现李时珍的原意,对研究明代用药品种最富学术价值。尤其是对《本草纲目》所载药物的品种考证,更是不可缺少的。

二、钱本和张本是在不同程度上对金陵本作了大量的改动和重绘。艺术性加强了,然而有很多失真之处。特别是张本以清代《植物名实图考》之图强加于明代的《本草纲目》,迷惑了很多。他们改错了不少地方,但也有改对了的。可是在考证《本草纲目》所载药物的品种方面,绝不能以其所附图版为依据。由于他们对药图的改动,在书中曾以不同形式作了声明。如读者不得已参考这两个不同系统的图版时,就应特别小心,并注意与文字部分对照参阅。

三、鉴于金陵本在国内仅存两部,已作善本保存,很多人难以得见。为了适应科研需要,建议首先将药图部分由出版部门全部影印出版。最好是将金陵本、钱本和张本这三个不同系统的图版分别单独影印成册,并集中汇成一套,以便全面比较研究其异同。于金陵本未影印之前,在没有条件查看金陵本原图时,在科研工作中可以参考江西本附图,1975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《本草纲目》校点本其附图就来源于江西本。它与金陵本为同一系统,虽然也有一些较小的

论 坛

从大黄的实验研究探讨大黄的归经及归经的研究途径

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 高 晓 山

大黄属于最常用中药。现代科学对大黄已经积累了不少研究资料。本文试从大黄的某些实验研究结果与归经理论进行联系,探讨大黄的归经,进而探讨归经理论研究的可能途径。

一、归经涵义与大黄的归经

归经,从其字义来讲,不外乎归趋于某经,即对于经络、脏腑的定向、定位。其表现,可能是药物或其某些成分分布速度或密度的不同;或者是药物影响所致形态学的改变;或者是药物所致某些组织器官的功能变化;或者几种可能兼而有之。但这只是就字义推测。

我们曾统计有大黄归经记载的33种本草文献,大黄的归经虽然众说纷纭,但仔细分析,却又相当集中:以归胃(31种)、大肠(29种)、脾(21种)、肝(19种)为最常见;较少见的有心包络(13种)、小肠(7种)、膀胱(6种)、心(3种)、三焦(2种)、肺(1种)经⁽¹⁾。

部分文献有兼入或并入某经的说法。如沈金鳌称:大黄入肝、脾、胃三经,兼入心包、大肠二经(《要药分剂》);叶桂称:大黄入小肠、心、三焦经,兼入胃、大肠经(《本经解要》);缪希雍则称:大黄入胃、脾、肝经,并入大肠经(《本草经疏》)。是否可以理解为,兼入、并入之经都不是主要归经,或是偶见的归经?如是这样,则文献中较少见的提法似可视为兼入、并入之经。

改动,但不是实质性的。因此,基本上能起到代替金陵本附图的作用,这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权宜之计。最根本的还是以从速出版金陵本附图为佳。

参 考 文 献

- (1) 李时珍:本草纲目。金陵胡承龙刊本(1593~1596)。
- (2) 李时珍:本草纲目(吴氏重订本草纲目,太和堂藏板)。清顺治乙未年。

二、大黄某些成分在体内的分布与归经的关系

大黄素为大黄主要生物活性成分之一。20年前陈琼华等报告,小白鼠经口或肌肉注射大黄素8小时内,组织、脏器中的分布以肝、肾和胆囊(及胆汁)中为最多,心、脾、肺和脑中没有测到⁽²⁾。最近, Bachmann 等报告,大鼠经口给予¹⁴C-大黄素,测定给药后大黄素在组织、脏器中的分布,按平均值计算,给药72小时后依次以肾、肝、胃、盲肠、脾、肺、肠系膜的密度最高;120小时后依次为肾、脂肪、肠系膜、肝、甲状腺、卵巢及子宫、胰的密度最高⁽³⁾。与前述大黄的归经大多不能吻合。

实际在研究某些成分的分布与归经的关系时,存在着两个不能或不易澄清的问题:

其一,组织分布的密度与药物作用的强度在不同组织、脏器间未必是平行关系。如Bachmann等的报告中,给药120小时后,¹⁴C-大黄素在脂肪和肠系膜中富集,约为脑中浓度的10倍(3.63和3.31与0.38之比)⁽³⁾,却没有证据可以说,此时大黄素对脂肪和肠系膜的作用比对脑的作用强10倍。单凭分布密度并不能区别贮存、沉积、一过性富集或定位的集中作用;也不能区别分布密度所受代谢的影响,同样初始浓度,一定时间后,代谢快的组织分布密度反而较低,与初始浓度本来较低、代谢速度又低的分布密度无从区别。

- (3) 李时珍:本草纲目(合肥张绍棠味古斋重订刊本)。1885。
- (4) 李时珍:本草纲目校点本(第一至四册)。人民卫生出版社,1975~1981。
- (5) 黄胜白、陈重明:植物分类学报13(4):51,1975。
- (6) 郭家林、郑金生:中药通报6(4):9,1981。
- (7) 吴其浚:植物名实图考。商务印书馆,1919。
- (8) 宫下三郎:本草の图について,——本草纲目附图の解説としこ,本草纲目附图上卷,(日本)春阳堂,1979。
- (9) 谢宗万:中医杂志23(8):72,1982。